

周蕊

凤凰山

巴山夜雨

06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 编: 郝 良

编 辑: 韩 春 艳

都市慢生活

近来,一些关于手绢的陈年往事宛如漂流在溪水上的野花,快乐轻柔地送至我面前。

我出生在70年代的广福场,“穷”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家的共性。因为穷,很多该讲究的事一律简省。我们身上的衣袖自然替代了手绢的所有作用,每到换洗的时候,袖子脏得如猪圈板,母亲一边责骂一边狠命刷洗。

我读一年级的時候,整个班就一个人用手绢,她叫唐小敏,开江县城人,因为妈妈在广福新华书店上班,是全广福唯一的卖书人,所以在广福上学。

她经常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红领巾佩戴得端端正正,头发梳得齐齐整整,有时还扎上美丽的蝴蝶结,特别爽利乖巧。尤其当她从背带裤里掏出一张小手绢擦汗、擦鼻涕的时候,那叫一个斯文,令我们羡慕不已。她爱看书,成绩好,明显有一股不同于乡下孩子的书香气,女神范十足,可惜不久转学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国家为奖励有杰出贡献的老教师组织了一次旅游活动,和爸爸关系要好的唐再雄老师有幸参加了。观赏苏杭二州的喜悦和荣光自不必说。带回的几十根印有苏杭名胜的手绢成了最贵重的礼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手绢,逢人就掏出来擦那似有若无的污迹,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1984年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大姐参工了。的确良的粉红衬衣,领子绣上草绿色荷叶边就是最美的装饰。那时还没时兴烫发,额前的刘海得头晚用钢丝夹裹着,第二天早上才卷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整个广福街上所有爱美的年轻姑娘的小动作,除此之外没什么装饰头发的用品。可是,无论物质生活多么贫乏,都无法阻挡姑娘们开发美的创造力。不知什么时候,手绢一跃成为满头青丝的宠物,把美演绎到极致。手绢不再是手绢,而是嫦娥云鬓里的一朵花。

“干活不挡眼”是手绢理所当然成为美发用品的最好借口。街前街后的姑娘不约而同地攥着钱,买上几条花色不同的手绢,紧紧抓住洗头这一节骨点,等头发将干未干的时候,以手绢对角线为中心折成条形,穿过头顶经过耳背,两端系在项窝处权作发带。如瀑的青丝自然下垂,遮住项窝的手绢褶皱,看似自然,实则心思十足。也有直接用手绢把头发束起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或高或矮。扎得高的先用橡皮筋把头发捆紧,然后系上手绢,显得青春活泼;扎得矮的只需要在后脑勺将头发一拢,手绢两头交叉一系,显得稳重成熟。不管怎样,这

时的手绢花一定是最大的,宛如枝头的野百合,一身的叶子怎么藏得住硕大的花冠呢?

我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一条栗黄粗壮的独辫子直拖到腰际,离辫梢约10厘米处缠着一根白底绿花的手绢,末端打成一个鸽翅般的小结。那鸽翅随着她的行走在腰线摆动,特别有情致。有一次,老师和男朋友在教室里弹钢琴。老师弹着弹着,回头含情脉脉地看男友,男友柔情似水地回看。独辫子害羞地牵拉在胸前,手绢花微微一动,默默应和这如梦佳期。此番景象许多年以后也不曾忘记。

1995年,我去甘棠小学报到。迎面走来一女老师,皮肤白皙,眉眼清秀,短发微卷,杏花粉的绣花衬衣扎进浅灰色高腰长裤,脚穿一双白色高跟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浓浓的书香气。几句简单的交流后,她尖着两根手指,从袖口里取出一根手绢擦汗。原来她把手绢缠绕在手腕子上,掖进衬衣袖口。这一特别的做法充满自然复古的意味,立刻就有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觉。她的清新脱俗从此在我心中定了格。

甘棠小学有一口老井,每到周末,到井边洗衣服的老师很多。有一次,郑长玉老师刚洗过澡,穿着丈夫从北京遥寄回来的米黄色套装,头上系一根白手绢,腰间端一盒换洗衣服,笑语盈盈地朝井边走来。到得井边弯腰打水的时候,那根白手绢在一头蓬松卷曲的黑发间一颤一颤的。顷刻,手绢幻化成雪白的玉兰花瓣,在阔大的树叶之间,美得不行了。

……

此去今年,手绢已经成为遗弃的对象。可记忆中,它是陪着长大的。从小到大,我们用过多条手绢,可至今连一条手绢的来龙去脉也说不清楚。大概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于不重要的小东西从来都没有关注过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吧。虽然从我们手中消失的手绢,也许没有一个人记得它从新到旧,从旧到烂,从烂到扔的过程,可一旦脏了,洗洗循环使用,方便又实惠的特点,以及对贫穷枯燥生活的调剂,确乎在那个念旧长情的时代记录了太多美好,承载了太多的诗情画意。它是当今无论怎样高档美观的纸巾都无法替代的。它们与现在纸巾泛滥、短暂薄情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校书法大展联赛之类,其门下学子必拿头奖无疑。虎父无犬子,先生公子王一波,后来成为了川渝知名的青年隶书名家。有趣的是,每年春季开学返校,我们总爱习惯性地向学校大门上那副诚麟先生手书道劲疏朗的行草春联行注目礼;而政府机关大门以及一些铺面门店上却是青年书法家王一波先生颇具流行书风的隶书春联。

师范毕业,我们一干学子奔赴基层一线教学岗位。虽然上课写黑板多用粉笔,下课改作常用钢笔,然而毛笔始终未离不弃。有了毛笔书写基础,其它硬笔字自然形端线正,章法布局工稳。不懈地书法练习,也让我先后收获了诸如全县教师板书比赛及三笔字基本功比赛等多个奖项。不用说,我所在乡村学校每年的春联书写任务就从老校长传递到了我手上。后来,学校周边的乡亲也渐渐找上门来,逢年过节,修房造屋,都要请我帮他们家写上两三副吉祥的大红对联。我也很乐意尽这门义务“差事”,且一干就是七八年。

再后来的十几年里,我从三尺讲台考调到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又从文秘岗位转任文化部门。繁忙的公务中,虽然早已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但在修改文稿、批阅文件时,我仍习惯于手执墨笔。工作暇余,我不嗜烟酒茶水麻将,唯好铺纸研墨,挽袖笔谈。书法绘画,水墨写意;羊毫狼毫,软硬兼施。不为成名成家,也不为获展争奖争颜面,甚至无须加入任何书画协会组织,就为寻求笔锋行走纸上那一丝启承转合的心底快慰。而如今,即使不再有某单位某亲友某邻居邀请我手书对联以恭贺新禧,我也始终坚持每年都给自家大门编写一副带着墨香与体温的特别春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笔寄纸,或铺陈于地,或挂贴于墙,那种满满的幸福感自在如斯!

这,不仅仅是存在感与获得感的实现,亦为对笔墨奉献、对传统春联文化的赤诚致敬。



巴山大峡谷(外一首)

杨建华

乘风剪雾,携云朵徜徉
立于山风之端,顿添
策马挥戈之势。与你一场艳遇
——巴山大峡谷

激情,驰骋于壮美的体魄
由此脱缰于林莽深厚的风景中
曲折通幽静,野溪清唱的岸边
惟有呼风唤雨的文字,闪烁滚滚豪
气

惊叹之语,如剑光出鞘
穿过云霄,直抵出阁的朝晖与明月

石立做峰,泉飞绝壁处
群山叠嶂,澎湃着雄风呼啸的大赋
山歌飘远,又遇独上枝头的祥鸟
隐隐青山,荡气回肠的歌声腾跃、
纵横

谁在抚琴,谁在高唱;情未了
月落只为吟诗者。鞠水豪饮
梦呓不醒,一石碧水惊繁星
锣鼓山水间,田野升腾青翠的梦境
又吟诗:归来兮,天开图画寄情与
半作耕农半作仙
又感叹:此山此水皆红颜

山水配

因,日枕石峰破清穹
因,月横岩岭腾玉龙
天地间,鬼斧削出千仞壁
大巴山,谁开幽谷胜天工

青山雄浑间,大雾深居于此的闺房
彤云烛碧霄,春与秋交替的爱巢
云雾以低头的温柔
丰满你粗犷的轮廓,空山鸟语
隐隐约约,似近似远
娇羞,被谁透露于峡谷深处

峡谷百媚,桀骜的思绪千回百转
杵杖如仙,寻觅幽深的传说
踩出晨露点点,薄雾翻卷衣袖
溪风轻抚,在林荫间,在幽谷旁
此心安放处,便是吾身的品格

山风,护佑我摘花寻石
歇息的密林间,等候一声鸟啼
隐秘,便在岁月中轻狂地盛开
身陷险境,屈服于壁立千仞的高墙
云烟的愁绪,明净了孤月的风韵

桀骜的野溪,独奏一曲古今情殇
攀岩的月光,怒放一朵朵云霞
是谁横卧于“行到水穷处”的意境
仰望间,是谁在“坐看云起时”的
内涵里,又轻轻起身。是谁泼墨一
幅

沃土净水的大美,高挂于
沧桑之间,时光之上

写春联

王侯布衣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结缘毛笔写春联,早在三十多年前。尚为孩童的我,每逢腊月末的那几天,总要辅助做乡村教书先生的父亲为左邻右舍甚至十里八村的乡友写春联。早早裁好的大红条纸铺叠于吃饭用的八仙桌,早早研磨好的大碗浓黑松烟墨汁置于案角。说来神奇,父亲手执一支大号毛笔,蘸上黑色墨汁往那条纸上三五几下潇洒地挥舞划拉,在排队等候的乡亲们一片欣美的目光与啧啧的赞叹声中,活脱脱美呆呆的红纸黑字春联便齐整整香喷喷映入眼帘。

看得出,老父亲在使用毛笔上还是有所取舍和保留的。只有书写大门春联时,他才小心翼翼地取出笔袋里那支圆润饱满的大号毛笔。懵懂中听父亲跟乡友们讲,写大字才用大笔,而这支大毛笔还是多年前父亲应邀去乡政府抄写宣传报获赠的一支难得的“湖笔”呢!啥叫湖笔?年幼的我随口问过父亲,只大概听得是产自浙江湖州百年老店的毛笔云云,却是稀奇宝贝般的金贵。这在我们川东乡眷很难见到,彼时更难买到。尽管如此,父亲给乡邻们写春联几十年,却从来没有收取分毫劳务费,还常常倒贴纸墨墨水钱。每逢寒冬腊月快到大年三十前的那几个白日昼夜,我马不停蹄地帮着父亲展纸磨墨,常常熬到更深半夜,手脚冻得如同胡萝卜,却乐此不疲。遇到乡友在我们家守候等着拿春联到饭点时,母亲总要煮好专为过年准备的热气腾腾的香肠腊肉,热忱招待“表叔表婶”们吃碗“小菜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考入了县城里的师范学校。其中一门必修课便是书法课。教授书法的老师是享誉西南书法界的著名书法家王诚麟先生。先生第一堂课上首先告诫学生“心正身正则字正笔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书道秘诀,然后才让我们了解毛笔各部位、体会“按压勾顶抵”等执笔要领。在先生教导下,每有校内外甚至省市师范学